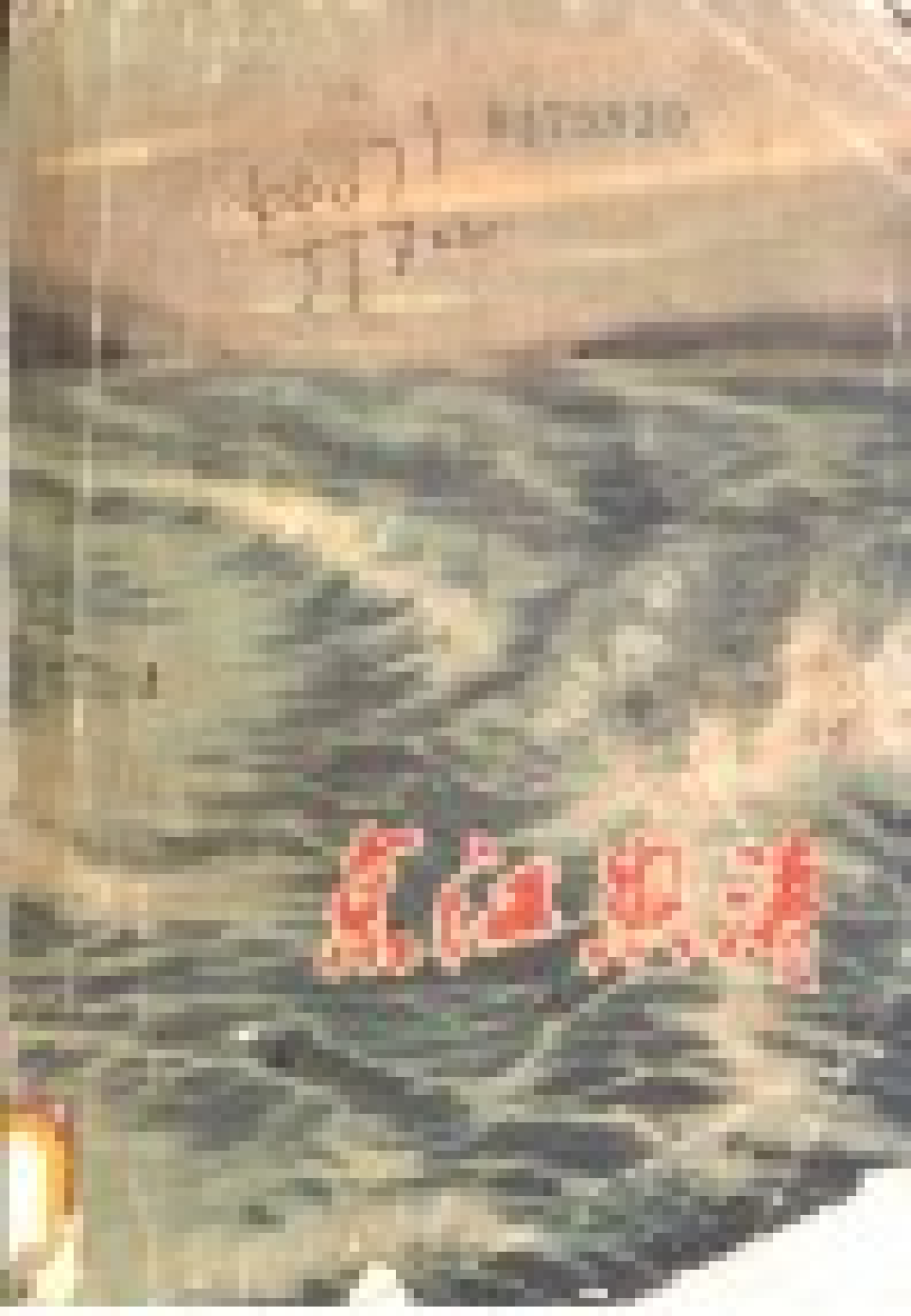


44573
JJZ02

东江渔涛





东江英雄

江苏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选

江苏人民出版社

京江怒涛

江苏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选

*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5印张 310,000字

1974年2月第1版

197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0册

书号10100·065 每册0.87元

目 录

金草湖上	谭 芜(1)
斗川岛	常 宾(19)
周二嫂三枪退敌兵	徐海文(39)
钟楼红旗	童勉益(46)
土炮大队	李延水(64)
智炸军火车	路 鸣(85)
劈波远航	薛 武 雪 皎(102)
虎穴夺棉	黄 海(123)
铁壁乡	齐 东(137)

* * *

水上交通站	杨 钟(158)
船桥	舒葆瑛(176)
小向导	栗 谦(196)
强龙斗恶虎	阎洪斌 严 义(207)
芦港战斗	傅 彬(232)
军鞋	曙 阳(244)
江心跳板	江 行 洪 海(264)
木扁担与铁乌龟	舒怀英(292)
六塘河畔奏凯歌	史 阳(306)
金绣娘	吴 斌(316)

老班长“带路”	徐 彤(337)
董大姐	徐 青(348)
驴驮队长	石 宏(361)
王大个子支前	杨 靖(381)
江防图	江 鹰(391)
新来的船工	吴雪原(409)
财粮委员	童 石(431)
京江怒涛	郑 文(446)
扬子江中英雄船	武 鸣(461)

金草湖上

谭 芜

一个寒冬的深夜，在雪雾茫茫、水天相连的金草湖上，一只江南农家特有的腰子形采菱木盆，从芦苇丛中钻了出来。

站在菱盆里的虹虹妈，浑身裹着白花花的雪片，脚上一双蒲鞋早被盆里的雪水浸透。头上的雪片和她花白的头发已经分辨不清。她手里握着一根结满冰凌的竹篙，一忽儿左，一忽儿右，轻快地划着湖水。菱盆转弯抹角，象一条鱼似的在芦墩密布的湖汊里穿行。

虹虹妈晚饭后送特委书记老高和他的警卫员小王到湖心盘龙墩兵工厂去，此刻，正急匆匆地往回赶。她眯起双眼，抬头仰望湖西巍峨的茅山。漫天大雪遮断了她的视线。茅山，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在茅山脚下生活了四十多年的虹虹妈，熟悉茅山的一草一木，熟悉茅山的过去和现在。她用充满仇恨和鄙视的目光朝茅山顶上那枯焦木桩似的鬼子岗楼扫了一眼，从那里传来了几声零落的枪声，虹虹妈心里明白，那是鬼子哨兵怕新四军袭击而打的壮胆枪。

“新四军，是我们穷人的救星！”虹虹妈的眼前出现了一张

张亲切的面孔。她的动作更加快了。菱盆拐进了一道湖汊，靠了岸。虹虹妈把竹篙往岸上一戳，一步跨上了湖水环抱的转水墩，回过身来，用力把菱盆拖上岸，藏到草窝里。随即踩着齐小腿肚深的积雪，穿过竹林，朝那透出一丝灯光的小茅屋走去。

小茅屋在转水墩的东北角上，只有西南角有一座独木小桥与紧挨着大圩堤的芦花沟村相联。转水墩上，芦苇、蒲草、杂树、竹林纵横交错，象一道道天然屏障，把虹虹妈的茅屋跟外界隔绝开来。从西边大圩堤上往东看，只见芦苇摇曳，雾气茫茫，什么也看不清。从墩上往外看，日本鬼子的马队，荷枪的伪军，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转水墩背后就是那百港交叉，芦墩密如繁星的金草湖。敌人一有什么动静，芦花沟村的民兵马上抽去桥板，派人报信或者发出信号，虹虹妈可以从容不迫地用菱盆或小船把同志们转移到金草湖里那些数不清的芦墩上去。任何狡猾的敌人也难以在那广阔的天地里找到新四军的踪影。这样，特委领导机关，就在日本鬼子梅花桩据点的隙缝中的这间小茅屋里紧张地工作着。

正在熬粥的张大姐，听到虹虹妈的脚步声，赶忙立起身来开门。“哎呀！这么大的雪，都舍不得在那边住一夜？”说着，随手从鸡窝上拿了一双干蒲鞋要虹虹妈快点换脚。

虹虹妈笑道：“我的脾气你还不晓得么？”

“晓得，晓得，虹虹爹开会去了，就生怕我们和小铮铮挨饿受冻呗！”张大姐一边说，一边帮她掸去头上和身上的雪，拉着她冰冻的双手，一齐坐到灶门口的蒲凳上取暖。

“张大姐，快忙你的去吧！小安和铮铮有我来照应。”虹虹

妈从张大姐温暖的手中抽出自己的手来，忙着向灶膛里添草。

虹虹妈其实比张大姐大十多岁，但同志们都称呼她大姐，虹虹妈也就跟着喊顺了口。

在虹虹妈的眼里，张大姐是个了不起的人。她也是穷苦人出身，从小在纱厂里当养成工。她带着砸碎旧世界的坚强决心，走上了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日本鬼子侵犯中国以后，她又跟着部队来到茅山。对张大姐，虹虹妈是又敬又爱。

张大姐坐到小桌旁，又继续提起笔来。她是在给党刊《江南》写一篇有关减租减息群众斗争经验的文章。带病工作的小安，坐在对面，埋头刻写钢板。她那剪得很短的近乎男式的短发，随着吃力的动作一颠一颠的。虹虹妈用嘴唇贴在她额上试了试，埋怨地说：“热还没有退哩，又起来忙工作了。”小安调皮地朝虹虹妈笑笑说：“好妈妈，你看我不是蛮好的嘛！”虹虹妈转身给小安盛来一碗芋艿糖粥，夺下小安手中的铁笔，象哄着自己的亲女娃似地说：“已经两天不曾好好吃东西啦，还不快吃了这碗粥再干！”小安象个听话的孩子，笑嘻嘻地接过了虹虹妈手中直冒热气的粥碗。

“阿婆，阿婆！”从芦席墙后面传来孩子稚气的呼唤。虹虹妈连忙走进里间，从床上轻轻抱起又白又胖的铮铮。

那是初夏的时候，张大姐把出生还不到三个月的铮铮抱来，对虹虹妈说：“铮儿的爸爸、妈妈都在主力部队工作，天天打仗、行军，没法把孩子带在身边，他们想把这孩子……”没等张大姐把话说完，虹虹妈双手接过了孩子。从那以后，虹虹妈更忙了。她想出各种法子，磨米粉、调糊糊、熬粥汤，一口一口喂养这个奶孩子。眼看孩子一天比一天胖起来，会用发音

不清的口齿，喊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了。她总想有个机会把铮铮抱给他爸爸、妈妈看看，好让亲人放心，但一直没能找到这个机会。

虹虹妈给铮铮喂饱了糖粥，孩子又乖乖地睡了。张大姐招呼虹虹妈说：“小家伙睡了，快来上课吧。”虹虹妈笑笑说：“头发都白了，学起来真犯难哪！”说着从灶膛旁边的砖缝里面抽出纸笔，坐到小桌边，开始了张大姐来后每晚必上的功课。虹虹妈先默写上一课的生字。她那双干起活来十分麻利的大手，写起字来却显得那样重。拿在手里的好象不是小巧的铅笔，而是千斤铁棒。她十分用心地一笔一划地写着：“打倒日本狗强盗”、“革命”、“减租减息”。小安歪过头去看看，笑道：“虹虹妈，看你把狗强盗几个字写得缺胳膊断腿的。”她这一说可把大家逗乐了，茅屋里飘动起愉快的笑声。

“虹虹妈，过河罗！”一个熟悉的声音传进茅屋，这是老邱从外村工作回来了。

虹虹妈放下笔，快步出门，直奔屋后的岔河，去扛菱盆。谁知盆冻在雪地上了。虹虹妈又是用手扳，又是用竹篙撬，菱盆很快松动了。她把盆拖下河，赶紧往北撑去接老邱。

大雪封路。赶了十多里夜路的老邱，分不清哪是田，哪是埂，几次踩进水沟，陷进泥坑，弄得满身泥泞。他一进门，虹虹妈连忙从汤罐里打来了洗脚水。老邱两条胳膊冻僵了，张大姐赶去帮他脱下雪水湿透了的棉衣。小安也放下铁笔，去帮他盛来了热粥。

“会开得怎么样，老乡们对减租减息有什么看法？”张大姐问道。

“开得很热闹。”老邱满意地回答，“简直成了控诉独眼狼的大会。虹虹爹今天讲得真好。他用自己的亲身遭遇控诉了独眼狼的罪行，把为什么要减租减息，减租减息与抗日打鬼子的关系这一些大道理，讲得清清楚楚。”

提起独眼狼，虹虹妈心里不由涌起一股怒火。她前半辈子受的苦遭的罪，是跟这只恶狼分不开的啊！

她默默地劈了几段竹根，在屋子中间架起了火堆，替老邱烘烤那套又潮又脏的棉衣。

“让我自己来吧，虹虹妈！”一向挺会说话的老邱，面对这位象母亲一样照顾自己的革命妈妈，这时却不知说什么是好。

“你去睡吧！”虹虹妈习惯地催促着。

老邱知道虹虹妈在这方面是很固执的，再争也没有用。这个远离家乡转战南北的革命战士，在虹虹妈的茅屋里，感到无比的温暖，他怀着激动的心情，躺到虹虹妈在灶后给他临时铺起的地铺上。厚厚的松软的红茅草，在他身底下散发着清香，在冰天雪地里奔忙了一整天的老邱，很快发出了鼾声。

茅屋外，大雪不知什么时候停了，西北风愈刮愈猛，冲击着虹虹妈的心。火光在她紧绷着的脸上闪动，一幕又一幕惨景重现在她的眼前：

那是一九三一年，一场可怕的大水，冲毁了夫妻俩用血汗浇出来的十五亩庄稼，冲走了那间一家五口人躲风避雨的草屋。他们被拖到独眼狼的面前：“租是交不出啦，拿人顶吧！”从此，虹虹爹只好替独眼狼当牛做马扛长工。虹虹妈拖儿带女，在茅山脚下讨饭。也是一个风似刀割雪如锥的冬天，虹

虹虹妈将光着身子的小女儿，用稻草裹紧，放在一间破庙的屋角落里，自己领着两个大点的孩子进村要饭。天黑，当她揣着两块石头般的糠饼回到破庙时，哪里还有孩子的影子！山里的饿狼吞噬了她的亲骨肉。

血淋淋的日子可怎么往下捱？虹虹爹拚着性命逃出了独眼狼的狼窝，带着全家来到这荒无人烟的金草湖上，他们看上了这四面不靠的转水墩，又一次安下了家。心想，躲开那些吃人的豺狼，湖里有水，墩上有土，总不能饿死吧。谁知一季麦子还没有收到家，十万亩金草湖，被那些贪婪成性的财主割肉似地瓜分了去，转水墩变成了独眼狼的私产，虹虹妈又成了独眼狼的佃户……

万恶的日本狗强盗，闯进了茅山，茅山百姓更遭殃。虹虹爹被拉夫拉出去了，虹虹病得只剩下一口气。虹虹妈跟邻居借了钱，让虹虹的哥哥上陵桥镇买药，谁知又碰上日本鬼子拉夫筑乌龟壳。中国人谁肯给鬼子卖命，大家四处逃散，鬼子架起机关枪一顿乱扫，几十个无辜群众倒了下去，虹虹妈奔到陵桥镇时，街上血流成河，哭声震天。虹虹哥倒在路边的河坎底下，染红了河水。好不容易养到十八岁，多懂事的孩子啊！他那两只拳头握得那么紧，举得那么高，他是要讨还这一笔又一笔的血债啊！……

“唉！”虹虹妈满脸泪痕，轻轻吐出一口气。

“又想那些伤心事啦！”张大姐放下手中的笔，和虹虹妈肩挨肩地坐在火堆旁。

“张大姐！让我跟游击小组的同志们一块去杀鬼子吧！你们不给我枪，我有砍柴刀！”虹虹妈严峻的脸上，闪动着两道愤

怒的目光。

“虹虹妈，你的心思，我晓得。”张大姐说，“你看，我们服务团的同志，有的拿枪打鬼子，有的拿笔打鬼子，有的同志演戏宣传抗日的道理，有的同志筹粮支援前方……这是革命的分工啊！”

“那我……”虹虹妈一想到报仇雪恨，热血沸腾，难以平静。

“这间茅屋就是你的战斗岗位！”

“我的战斗岗位！”虹虹妈一字一字重复着张大姐的话，捉摸着这句话的全部含意。

这时，曙光已从门缝射进茅屋，虹虹妈的眼睛越发亮堂了。她又在火堆中添了几块竹片，再烤一烤棉衣的里子，好让老邱一早起来就能穿上又干又暖的衣裳。

.....

二

接连几天西北风，转水墩四周小河汉里都结了冰，象盖上了一层乳白色的玻璃。

虹虹妈蹲在菱盆里，用洗衣棒槌“笃笃笃”地敲击冰块。两腿麻木了，腰酸痛了，立起来伸伸直，又蹲下去埋头敲起来。为了不耽误接送来往同志们的时间，虹虹妈不停地破冰开路。

老高同志带着警卫员小王，这一天来得特别早，一跨上虹虹妈的菱盆，就以他那惯有的乐观而豪放的调子，轻轻地唱

着：“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虹虹妈听到这歌声，晓得又有了值得高兴的事情。

接着，又陆续来了不少人。虹虹妈的菱盆一趟又一趟地把他们接上转水墩。不管是老相识，还是第一次见面，大家都亲切地向虹虹妈问好。

每次开会，十四岁的虹虹总是担任警戒。他是个儿童团员，机灵得象个小猢猻，一眨眼爬上了家门口那棵顶高的榉树，坐在树枝桠上。他那双圆溜溜的眼睛，老是盯着芦花沟村上的一棵大枫杨树。儿童团的孩子有他们自己发明的一套传递情报的好方法。虹虹坐在树上，专心地等待着大枫杨树上的小丫头给他发来只有儿童团员才懂得的信号。

虹虹妈正忙着炒菜的时候，部队通讯员给老高同志送了封信来。虹虹妈心想一定是有了敌情。她把火烧得更旺，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情况。这时，虹虹飞也似地奔进了茅屋。

虹虹右手往额上一碰，来了个手心朝外的敬礼，清脆的嗓音叫了声“报告首长”。同志们转过头来，看到虹虹腰间紧紧地束着一根老高送给他的日本军用皮带，皮带上还插着一把他自制的竹手枪。看到这副神情，同志们忍不住笑了。虹虹严肃认真地报告说：“鬼子和黄狗一起出洞了，往我们这边来啦！”

老高拍拍虹虹的头，赞许地说：“任务完成得不错！小鬼。”接着又微笑着对虹虹妈说，“看来，我们得暂时搬家罗。”虹虹妈对这种转移已经习以为常。她不愧不忙，把一大锅饭盛

进饭箩里，连那个大锅巴也一起铲了去，抱床棉被盖在饭箩上，捂得紧紧的。把菜盛到大钵头里，再把钵头放进稻箩里。虹虹爹挑起饭菜就往小船上送。虹虹抱着铮铮，跟在老高和同志们后边陆续登上小船和木盆。虹虹妈夫妻俩扬起竹篙，箭一般地向竹窝墩方向射去。

竹窝墩上，长满了竹子，杂树，没有人家。上墩不远，有几棵大樟树长在一道高坎下面。樟树下有一个大半人深的土坑，土坑上面搭着竹篾编扎的顶棚。长春藤，茜草、铁线莲的藤藤蔓蔓，爬满了棚顶。从外表看，是个不显眼的生满杂草藤蔓的土堆，里面却是个容得下三、四十人的会议室哩。这是虹虹爹和几个民兵骨干，为了便于同志们隐蔽和转移，秘密挖成的。

老高和同志们进入这个冬暖夏凉的半“地下室”的竹棚里，马上又继续开会。虹虹妈沉着地对老高同志说：“民兵队长已在东边芦荡里藏好了两条船，要是有紧急情况，虹虹爹会送你们走。我还要再回到家里去收拾一下，马上就来。”

虹虹妈回到家里。这时，茅屋里只剩下她一个人，显得特别的安静。

灶旁墙洞里，有张大姐临出去时交给虹虹妈的一卷党刊，关照她下午山南县委的交通员小孟要来取。此刻已是午饭辰光，陵桥镇的敌人正在出动，小孟是不可能下午来了，也许要到夜里才能来吧，先得把这包珍贵的东西好好藏起来。

藏在什么地方才安全哩，灶旁的墙洞一般是保险的，但万一鬼子烧房子呢？她思量了一会，眼睛突然一亮，好，就这么

办！她把党刊放进一只空坛子里，带着锄头，抱着坛子，来到茅屋背后的菜园里，拔起几棵越冬的芥菜，挖了一只坑，把坛子埋在下面，盖上几张瓦，又在上覆好土，照原样栽好芥菜。做完这一切，虹虹妈满意地点了点头。

住在她家的几个同志，警惕性都很高。他们的日用衣物、办公用品，一向是随身带的。虹虹妈又检查了一遍，找不到一点痕迹，便拿起扫帚，把茅棚四周扫了一遍。日本狗强盗，你们来吧，连一个脚印也不给你们留下。虹虹妈离开茅屋走了几步，对埋伏在茅草窝里监视敌人动向的几个民兵点点头，就登上菱盆，一径撑到芦苇深处的竹窝墩上去了。

芦花沟村的民兵机智地抽去了通向转水墩的桥板，愚蠢的敌人根本没有想到隔水相望的芦墩上会有什么值得他们搜索的对象，放了一顿乱枪，返回去了。

晚饭后，会开完了。虹虹妈一趟一趟地把参加会议的同志们送走，然后又把老高、张大姐他们接回自己的茅屋。

夜已很深，老高同志还在低矮的茅屋里踱来踱去，深沉地思考着什么。

虹虹妈望着老高同志越发清瘦的面孔，心想：江南有多大的地方，象我这样的茅屋何止有千千万万家，为了我们这些穷苦人的翻身大事，他真是日夜操心啊！

虹虹妈走进里间，伸手摸出坛子里仅有的两只鸡蛋，炒了一碗饭端在老高同志面前。

等她打了个盹醒来时，老高还没有睡，那碗蛋炒饭还原封不动地放在桌子上。

第二天一早，虹虹爹参加民兵会回到家里，不声不响地拿

起竹刀走进竹林，专拣那上下粗细均匀的竹子砍，拖到家门口空场上，削去梢枝，开始绑扎起担架来。虹虹妈心里早有数目，又要打仗了。

住在虹虹妈家里的同志们，这天也显得特别兴奋。小安照着老邱打的底稿，依样画葫芦，在用日文刻印对日本鬼子做宣传用的标语口号。老邱在忙着用马粪纸做话筒，准备对鬼子喊话。虹虹妈看他一个劲地用东洋话伊哩哇啦地讲些什么，忍不住笑出声来。

晚饭后，虹虹妈帮着虹虹爹把担架检查了一遍，紧了紧每一处的绳扣。虹虹爹就象新四军战士一样，打了绑腿，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得十分精细。天一黑，就推着担架到芦花沟村集合去了。

虹虹格外开心。他坐到转水墩边一棵光溜溜的老榆树上，望着区队、民兵、担架队，一队一队顺着弯弯曲曲的窄田坎，用轻快的脚步向陵桥镇飞跑过去。突然响了一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接着机枪，步枪，掷弹筒，小钢炮，各种轻重武器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曳光弹象流星一样在天空飞奔。再过一会工夫，鬼子据点里火光冲天，把镇上照得通明。虹虹望望镇上，比白天看得还要清爽些，鬼子的碉堡就埋葬在这片火海当中。

战斗打响前，在虹虹妈这间茅屋里，大家讲话都压低了嗓音，又兴奋又紧张。枪声一响之后，大家便大声地笑谈起来。人们穿进穿出，十分忙碌。

一个常到虹虹妈家里来的通讯员小赵，背着一支捷克式步枪跑进屋来，递给老高一封信，老高和几个同志头碰头看